

□ 刘祖刚 谢月明

思语

## 山沟沟里的农民唱大戏

### 春节

#### 一扇打开的窗

□ 牛瑾

春节文化可以厚重，创新方式也可以简单明了，让不同人群都能参与其中。唯有如此，打开春节这扇窗，才会继续因为传统文化的积淀而温暖

盼着，盼着，春节就到了。春节是起点，也是鼓点。春节是伴着童谣唱过的：“小孩儿小孩儿你别馋，过了腊八就是年；腊八粥，喝几天，哩哩啦啦二十三；二十三，糖瓜粘；二十四，扫房子；二十五，磨豆腐；二十六，去割肉；二十七，宰年鸡；二十八，把面发；二十九，蒸馒头；三十晚上熬一宿；大年初一扭一扭。”春节还是一扇打开的窗，透过这里看到的，是映衬在童谣、民歌和拜年习俗中厚厚的文化积淀。

回家，是过年的主题。对游子来说，无论功成富有还是打拼在他乡，总会把心中最温暖的角落留给故乡。只有家人团聚，年味儿才会在心头四溢。对家中的父母而言，“盼子归”的分量远远重于“盼子贵”，物质不是维系的纽带，团圆才是亲情的升温、精神的聚合。所以，春节之际，哪怕票难买，哪怕路难走，哪怕要穿越半个中国，也要放下繁忙的工作、放松紧绷的神经，回到家中，赴这场“在一起”的约会。其背后的推动力量，正是重视家与国的文化基因。

守岁，是温暖的年俗。“续明催画烛，守岁接长筵。”一家人聚在一起辞旧迎新，折射的是对逝去岁月的缅怀、对美好明天的憧憬，是要对光阴道一声“珍惜”。围炉夜话、祭祖祭祀，又是在提醒晚辈长幼有序、礼数有方，倡导家人心存敬畏、多行善举。

无论哪一种，都让春节不再是一个简单的时间节点，而成为传统文化的象征和民族精神的依傍。无论哪一种，也都不会停留在历史长河中，仍旧被当下的时代所需要。我们总喜欢用“像过年一样”来形容幸福美好的日子，不正是说明了春节是人们理想的生活状态、具有特定的文化内涵吗？文化自信是需要借助载体的，春节不就是展示我国传统文化魅力的最佳载体吗？

当然，向春节中蕴含的传统文化致敬，并不是要沉浸在故纸堆里因循守旧，只有在传承中创新，过去的才会同样是未来的。写福字、贴春联、挂灯笼、扭秧歌，这些传统习俗要继续好、延续好，但也不妨在此基础上变出一些新年俗。比如，也可把福字往电脑、手机等电子设备上贴一贴，年味儿浓郁起来。只要重视和用心，传承中的创新就不难做到。只是，春节文化可以厚重，创新方式也可以简单明了，让不同人群都能参与其中。唯有如此，打开春节这扇窗，才会继续因为传统文化的积淀而温暖，人们也才不会一边满心欢喜地盼着过年，一边无限哀怨地慨叹着春节越来越“单薄”。

没有文化的节日不叫节日，没有故事的传统不是传统，这是古今中外都说得通的道理。在我国，包括春节在内的每一个传统节日，都以其丰富多彩的文化内涵和精神底蕴，滋润并温暖着我们每一个人。当越来越快的发展节奏推动着我们提速奔跑时，更需要传统节日这样的载体依傍；当越来越密切的你来我往推动着全球化加速向前时，更需要借助传统节日凸显文化身份，凝聚前进力量。

可别小看了这些农民兄弟，洗了两脚泥，个个能在台上闪转腾挪  
每次编戏，大伙都会一起商量，尊重现实情况，反映老百姓关心的事



江西省遂川县大汾镇农民剧团的演出深受基层百姓欢迎。 邱振权摄

农历新年将至，江西省遂川县大汾镇农民剧团演员们操练起来了。老团长李在成和几个骨干演员古志雄、巫治礼、巫治机每天都排练几小时，准备在春节前后好好地给父老乡亲亮一手，吼上几嗓子。

可别小看了这些农民兄弟，洗了两脚泥，个个能在台上闪转腾挪。2005年12月，剧团被中宣部、文化部授予“全国服务农民、服务基层先进文化集体”称号；2006年8月，又被中国演出家协会授予“第四届中国十大演出盛事最佳基层演出单位”……一张张耀眼名片，向世人展现她的辉煌，也诉说着坎坷的过往。

#### 艰难事儿特别多

创办于1950年5月的大汾农民剧团，迄今已有68年历史，只比71岁的李在成小了3岁。当地他这个年纪的人，大多还存有对剧团的美好记忆。

李在成回忆，身为山东人的母亲年轻时就在剧团里唱京剧，是附近几个乡镇的“名角”。他这个“星二代”从小被妈妈背在背上辗转演戏，是最忠实的观众，对剧团有着不同寻常的情感。

成立之初，剧团由20人组成，要么来自农村，要么在圩镇经商，没有工资报酬，也无其他保障，全靠对戏曲的痴迷和无私奉献。

在交通并不发达、出门全靠两条腿的年代，剧团靠的是一双脚板、一副铁肩。年轻人挑重的生活用具，年纪大的演员或者女演员背道具，走村串户，把欢声笑语送到田间地头，被戏迷亲切地称作“扁担剧团”。李在成还记得，1984年，一次剧团来到本镇和坪畲族村，舞台用村小学课桌临时拼成。由于搭得不算牢固，加上表演太投入，动作幅度较大，有位演员摔到了台下，可他继续上台咬牙坚持。结束后，观众才发现他的脚已经肿起来，赶紧送上红花油等药品。

52岁的巫治机是团里的骨干，早在1985年就加入剧团。作词作曲和演奏笛子、二胡等乐器是他的绝活。他说，自己爱上这行完全受父亲熏陶。在部队当兵时，父亲是文艺骨干，退伍后回乡成了民间艺人，常参与乡间红白喜事的演奏。年幼的巫治机耳濡目染，也深深迷上了演艺并一直坚守到现在。

巫治机记得，2005年，剧团接到县里安排为期半年的百余场演出任务。恰逢老婆坐月子，可为了赶排新节目，他连续三天把自己关在家中作词、谱曲，出稿时头晕眼花，出现短暂性视力急剧下降。

剧团纯属自发组织，演员全凭个人爱好，没有半点经费来源。难以维持时，他们就贩卖采茶戏磁带。巫治机平日里抽空开农用车拉煤球，可遇紧急编剧任务，老客户又要得急，他只有里外里损失好几百元，自掏腰包请人开车送货。老客户的责怪、家人的不理解、剧团的运转压力，很多次让巫治机快要崩溃了。可是，他依然默默坚持。

68年来，剧团送戏下乡3900余场，平均每年60多场，足迹遍布遂川和附近的湖南桂东、炎陵、茶陵。

#### 服务桑梓心不改

在市场冲击下，农民剧团日益举步维艰。1992年最困难的时候，演员伙食费每天只有1元，个别体壮的年轻男演员饿到发米病（当地方言，意即低血糖）晕倒；为支付饭钱和差旅费，他们甚至将电子琴、架子鼓等乐器贱卖。剧团还曾以演员个人名义贷款2000多元，最后是巫治机、巫治礼外出打工还上的。

李在成人人生多次重要节点，都因为剧团演出，不能第一时间在场。1969年冬，结婚那天，由于剧团临时接到不能推辞的任务，他结束演出才风尘仆仆赶回家举行结婚仪式。1983年9月，妻子临盆，又恰逢有演出，只能反复叮嘱家人和接生婆。演出结束后，次子李钦能顺利降生。1999年冬，长子李心安结婚当天，又是送戏下乡，戏班路过堆子前镇时，迎面碰到儿媳的迎亲队伍，他尴尬地扭过头去，掩藏起那份内疚。2017年5月，剧团接到“中国十大美丽梯田之乡”评选结果发布会演出任务，孙子李学广良性肿瘤切除，一家之主的他说服家人，硬是将手术时间推迟了一天……

住在一墙之隔、小巫治机两岁的堂弟巫治礼，故事也不少。

巫治礼用四句打油诗开场：“2000年来新开张，剧团送戏下村庄。书记说有任务到，赶快找回老团长。”

完成了老团长李在成交办的首个演出后，巫治礼一发不可收拾。他多次被堂兄“蛊惑”，丢下锄头就往剧团跑。本身痴迷客家方言唱腔的采茶戏，又会吹呐、笛子等乐器，让他在剧团游刃有余，渐渐走上了演出“不归路”。

可妻子对巫治礼的演艺事业一万个不支持。那些年，山区妇女较为保守，认为演出抛头露面，不是啥正当职业，而且会破坏家庭。为了演出，巫治礼瞒着妻子跟剧团去了外乡演出，哪知回家后，气昏了的妻子竟当场把演出用的乐器丢到了河里。

还有一次，剧团在圩镇演出采茶戏《客家小调·十劝哥十劝妹》，巫治礼在台上演，妻子在台上看。其中有句台词“今生今世只爱你”，要求男女演员要深情对视。巫治礼表演得很到位，赢得了一片掌声，却无意中“踢”翻了妻子的“醋坛子”。

那天演出结束，还未进家门，巫治礼就看到门前的泥地上乱七八糟横着自己的换洗衣服。妻子说：“既然你今生今世只爱她，那跟她过，衣服也让她洗！”最后，还是时任团长的徐广晟调解几次，夫妻才和睦如初，但也约法三章，要去演戏可以，但不可以演夫妻。

这几年，好在儿子巫伟鹏也经常和父亲同台演出。他开导母亲，入戏是演员的起码要求，要尊重父亲对演艺的热爱。

#### 创新步子永向前

大汾镇文化底蕴厚重，风情浓郁，是江西省百强文化中心乡镇。成长并扎根于此的剧团，演出也多以农民喜闻乐见的传统、现代小戏为主，贴近客家人生活。完全用客家话演绎的曲目《新媳妇上门》《钱嫂算账》《晒妹子》等赣南采茶小戏曲，是观众的最爱。

每次编戏，大伙都会一起商量，力求紧扣时事，尊重现实情况，反映老百姓关心的事。台词一定是客家话，易记住、流传久。

2001年1月，江西省电视台栏目剧组拍摄以宣传“少生快富奔小康”为主要内容的宣传纪实片，剧团排演的小戏剧《新媳妇上门》（最初为《扶贫媳妇》）播出后反响强烈，还曾在中央电视台六套播出。

聊起剧情，巫治礼滔滔不绝。故事以女扶贫干部三次入户走访调查为主线。一位村民想装穷叫苦骗取国家帮扶资金，殊不知，第一次上门的女孩竟是未过门的准儿媳。第二次上门，女孩知道了实情，就教育起“准公公”，要靠勤劳致富。第三次，就是结婚迎娶进门。时长半个小时的演出可谓包袱不断、笑点多多。此剧在江西省农民剧团展演中获得二等奖。

此“炮”打响，极大提振了剧团全体人员的信心。此后，他们佳作连连：有宣传扶贫政策、引导农民发家致富的小戏剧《桃花迎春》《恭喜发财》，有反腐倡廉的《月到中秋》《花姑过关》《红包》《新酒令》，有反映调整产业结构、保护生态的《掰笋子》，有歌颂新人新事的《巧功夫》《喜相逢》《阿黑戒赌》，有讴歌白衣战士2003年抗击“非典”恪尽职守、爱岗敬业的《非常隔离》……采茶戏、歌舞、快板、民间吹打乐样样都有，叫好叫座。

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后，宣传解读的小戏剧在当地传唱。“用客家话讲政策，大段大段台词我都能背下来！”大汾村村民古和生感慨道。

从朴实无华的客家小调，到不断出新的剧目演出；从生机勃勃的文化礼堂，到红红火火的激情广场……大汾农民剧团一路走来，从不曾躺在成绩簿上“啃老本”。在送戏下乡的道路上，他们努力做一棵艺术的“常青树”。

不过，在多元化传播媒介的冲击下，完全靠自我维系的农民剧团，生存难度非常人可以想象，断层难题更是亟待解决。

为了留住来之不易的人才，当地党委、政府和剧团演员们都努力为他们找出路：安排在敬老院等地方上班，有稳定收入；出面举办农民剧团培训班，召集戏曲爱好者共谋对策；做商业化尝试，把演出影像制成光碟推向市场，承接婚庆礼仪演出等。

在老团员的带领下，陆续有年轻人参加剧团，并成长为骨干，巫治礼、巫伟鹏父子，张丽、张珍姐妹，徐小梅、任淑珍母女，巫治机、巫治礼兄弟同台演出，在当地已成佳话。

现在剧团每次表演，尽可能老中青搭配，老演员也愿意把更多戏份让给年轻人。这些朴实的做法，在举手投足间，让优秀的戏曲文化得以传承。